



真相

Truth

颜灼灼 作品



揭露真相的代价是死亡，而鲜血是揭开真相的线索

每一次抽丝剥茧皆是另一场阴谋的开端……

女记者十七年的双面人生背后，隐藏着怎样的罪恶真相？

台海出版社



真相

Truth

颜灼灼◎作品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相 / 颜灼灼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 - 7 - 5168 - 1712 - 4

I. ①真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866 号

真 相

著 者: 颜灼灼

责任编辑: 姚红梅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1712 - 4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contents

目录



序 幕	葬礼 // 001
第一章	绑架惊魂 // 003
第二章	公交车纵火案 // 022
第三章	蹊跷的父女 // 039
第四章	来自小檬的恶意 // 061
第五章	我杀人了吗 // 080
第六章	诱导犯罪 // 098
第七章	诱杀陷阱 // 123
第八章	无人岛命案 // 142
第九章	第二人格 // 169
第十章	伸向洛丽塔的魔爪 // 196
第十一章	达摩克利斯之剑 // 223
第十二章	光天化日杀人灭口 // 241
第十三章	承载了六条人命的 SD 卡 // 265
尾 声	真相大白于天下 // 289

序幕

葬礼

晓雾迷蒙，晨光初露，殡仪馆掩映在苍茫的雾色里。遗像上颜非灿烂的笑容刺痛了杜沁茹的神经，连五脏六腑都跟着绞痛起来，这一刻，呼吸都变得艰难。

两小无猜的亲密，朦胧初恋的羞怯，温馨热恋的甜蜜，两地相隔的思念，还有一周前，越洋电话中信誓旦旦的承诺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在冰冷的死亡面前，灰飞烟灭。杜沁茹的世界陷入无边的黑暗。

“请问，是杜小姐吗？”一个温暖的声音响起，如一丝曙光穿透厚重的阴霾。

杜沁茹睁开酸涩的眼睛，眼前的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西装，高大挺拔、阳光帅气，闪亮的眼睛绽放着春天的气息，与殡仪馆阴森凄凉的氛围格格不入，这是杜沁茹的第一感觉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姓杜？”

“我见过你的照片，颜非设置为电脑桌面了。”男人语调低沉，面露关切，“我叫陶诺，颜非一直是我的得力助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杜小姐，节哀顺变。”

“陶总。”杜沁茹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行平静心绪，“我听颜非说过，你很关照他。”

陶诺，海悦集团的总裁，颜非生前是他的特别助理。

陶诺轻声叹了一口气，目光暖暖地笼罩着杜沁茹：“颜非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些物品，颜非的父母说，都交给你处理。”

杜沁茹瞬间鼻中酸楚，泪眼模糊。颜非的父母都是善良慈蔼的老人，昨晚，颜非的妈妈拉着她的手，泣不成声：“我一直盼着你早日成为我的儿媳妇，可惜我们家阿非，他没有福气啊。”杜沁茹咬紧嘴唇，挺直了背脊，生生把眼泪逼了回去，她不需要同情和怜悯。

一对年轻夫妇向杜沁茹走来，俊男美女，风姿出众。陶诺介绍，二人是海悦集团董事长凌峻瞻和他的太太云岚。

“杜小姐，节哀。”凌峻瞻气度沉稳，言行举止都很符合他董事长的身份。

云岚温柔的目光落在杜沁茹脸上，她没说话，但眸光中包含了同情、安慰、鼓励，胜似千言万语。

杜沁茹没想到，海悦集团的董事长会亲自出席颜非的追悼会，颜非在集团里应该很受器重吧。

第一章

绑架惊魂

忙碌而又混乱的一天终于过去了，杜沁茹蜷缩在颜非租住的单身公寓里，面对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助汹涌而至。她的头隐隐作痛，整个人好似笼罩在看不见的阴云中，双眼黑得像深不见底的枯井，泛着陈年的死气。这情景就像那一年她独自躲在窗外，拼命咬紧嘴唇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……

“叮咚——叮咚——”门铃声响了，杜沁茹惊跳起来，恍恍惚惚地前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鲜红的紧身毛衣，黑色短裙，脚下蹬着红色的长筒马靴，性感至极。那女人的相貌看起来和杜沁茹一般无二，但是妆容却娇艳得多，而且看起来比她年轻，充满了活力和朝气。

“姐姐！”杜沁茹惊叫一声，隐忍已久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姐姐抿嘴一笑，闪身进了屋里：“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，我会一直关注你，打听你的消息。不管你走到哪儿，我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，给你惊喜。”姐姐说完，满眼关切地望向杜沁茹，“颜非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，多保重身体啊。”

杜沁茹含泪点头：“我没事的，姐姐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
“别骗我了。”姐姐撇了撇嘴，拉着杜沁茹来到门厅镜子前，“你自己好好看看吧，哭丧着一张脸，丑死了。别为了个男人要死要活的，太没出息了。好好活着，才是对死去的人最好的告慰。我还有事就先走了，下次见面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这个鬼样子，不然我会很生气的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就要走？”杜沁茹急切挽留，“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呢。”

“今天我有急事要办，改天再找时间来看你。你放心，双胞胎姐妹都是心有灵犀的，只要感应到你需要我，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。”姐姐给出承诺后，扭过身子，步态轻盈地走了。

杜沁茹送到门外，望着姐姐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思绪万千。明明是相同的皮囊，姐姐是那样婀娜迷人，自己却乏味无趣。怪不得人们常说：“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”

杜沁茹嗟叹着回到屋里，坐在沙发上，心情逐渐平静，呆呆地望着房门出神。

“叮咚——叮咚——”门铃声再度响起，她却浑然未觉。

不屈不挠的门铃声不知响了多久，她游离的意识才被蓦然唤醒。门铃声已然喧嚣成一片，显然外面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看这架势，再不开门就要破门而入了。杜沁茹好似被乍然惊醒，第一个闪过脑海的念头是：姐姐回来了。飞奔着去开门。

门外的人是陶诺，怀里抱着一个大纸箱，看到杜沁茹开门，明显松了一口气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这么久都不开门，我还以为你想不开，寻短见了。我把颜非的遗物送过来了，可以进去吗？”

杜沁茹见陶诺头上细密的汗珠，有些感动。她侧过身，礼貌地把他让进屋。

陶诺把箱子放在小客厅的茶几上，扬起手擦了擦额上渗出的汗。

陶诺和颜非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两人性格都非常开朗，都是那种

自来熟的人，所以两人一见如故。颜非在工作上是他的第一特助，在生活中是他可以一起喝酒，一起撒欢的朋友。前段时间，公司刚刚签了一个大项目，两人都非常高兴，本来说好一起去无人岛度个假，好好放松一下，谁知陶诺临时有事，耽搁了。颜非只好一个人去，结果这一去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
“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想开点。”陶诺学过一段时间心理学，在追悼会上，他就发现杜沁茹神色不对，怕她出什么事，这才急着赶来，借送东西的名义来看看她。刚刚在外面按了那么长时间门铃没人开门，真把他急坏了，差一点儿就强行闯进来了。

“我没有那么脆弱。”杜沁茹逼回眼中的泪水，掩饰性地低下头。她打开陶诺抱来的纸箱细看，发现里面除了各种书籍、记事本、零零散散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外，还有一盒SD卡——都是数码相机的存储卡。

杜沁茹知道颜非酷爱摄影，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，就是带着数码相机四处转悠。

等杜沁茹再次抬头，就见陶诺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对她扬了扬：“这本书可以送给我吗？颜非向我推荐过，但是书店和网上都断货了。”

那是杜沁茹写的悬疑推理小说《完美犯罪》，曾红极一时。杜沁茹从大学时代开始写小说，一直都是写悬疑类的，至今已整整六年。

“你也喜欢悬疑推理？”杜沁茹素来低调，但颜非却喜欢炫耀：他的女朋友是知名作家。

“是的，很喜欢。”陶诺嘴角带着笑，竟似真的喜欢一样。

杜沁茹点点头，算是同意了。

“帮我签个名吧。”陶诺从箱子里翻出一支笔，和书一起递给杜沁茹。

趁杜沁茹低头签名的空当，陶诺第一次仔细观察这个女人，她有一张泛着灵秀之气的脸庞，双眼灵动，看着手中的书，带着一抹虔诚，非常动人。

两人的谈话围绕着悬疑推理小说展开，陶诺最大的优点就是擅长和人打交道，他善于“窥探”人的心理，总能找到最有利于交流的话题。他不

会告诉杜沁茹，其实他对悬疑小说并不感兴趣，只是为了开导劝慰她，特意上网查阅了资料。就像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做义工，疏导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一样。

室内的光线越来越昏暗，暮色从窗外涌进来，带着无形的压力，缓缓将二人包围。

“一起出去吃晚饭吧。”陶诺邀请。

杜沁茹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我吃不下，没有胃口。”

陶诺温和的目光停在她脸上：“不吃饭，身体会垮掉，那些关心你的人，会为你担心的。”

杜沁茹在他的注视下竟奇迹般放松了些，但她确实不想出门：“我的身体向来很好，一顿饭不吃，不会垮掉的。”

“附近有一家餐厅，30分钟之内就能解决晚饭问题，你可以很快回来，继续悼念你们的过去。”陶诺拉开房门，回头望着杜沁茹，“如果实在不想去，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杜沁茹满心无奈地抓起包走了过去，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。

果然30分钟之内就解决了晚饭——一人一份套餐。陶诺惊讶地发现，杜沁茹吃饭的速度居然比他还快。

“吃饭速度太快，会消化不良的。”他忍不住提醒。

“习惯了，在国外要工作又要写作，时间都是挤出来的。”杜沁茹语气淡然，“谢谢你的晚餐，现在不用担心我的身体会垮掉了。”

陶诺嘴角现出一抹苦笑，这个女孩习惯于用一层厚厚的壳把自己包裹起来。

餐厅外是一个小花园，初秋的夜晚风吹过树梢，在杜沁茹身畔徘徊。掠身而去的风声，依稀似颜非的轻唤：“沁沁——”

杜沁茹抬头望去，哪里有颜非的影子，夜色中只有陶诺闪亮的眼睛。

夜风拂乱了她一头俏丽的短发，由于出门着急，忘了添衣服，此刻，

裸露在短袖衬衫外的双臂感到丝丝凉意。

陶诺见状就要脱下自己的外套，却被杜沁茹婉拒了：“我不冷，谢谢。”

陶诺看着不知为何带上了戒备之色的杜沁茹，微微皱了皱眉：“明明都发抖了，还说不冷？”

杜沁茹抿嘴不语。

旁边的花丛中忽然蹿出一个人影，直奔杜沁茹扑了过来。

杜沁茹还没反应过来，陶诺已经先一步挡在她身前，一把抱住来人——是个年轻的女孩。

“小檬？”陶诺抱住那个女孩，定睛一看，语调瞬间温柔下来，“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，你身体不好，我送你回去！”

“诺哥哥，”小檬伏在陶诺怀里，声音带着哽咽的暗哑，“你怎么能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再也不理我了吗？”

陶诺好言哄着：“我怎么会不理你呢？她是我的工作伙伴，我们是在谈工作。”

小檬望过来，乌黑的眼珠空洞迷茫，定定地停在杜沁茹脸上。

杜沁茹吓了一跳，这个女孩的脸瘦削、苍白，一对眼睛大得吓人。莫非她是陶诺的女朋友？怎么跟个鬼似的，露出瘆人的目光？

杜沁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她不耐烦地蹙了蹙眉头：“我先走了，不妨碍你们。”说完，杜沁茹不再理会那对黏黏糊糊的男女，转身离开。一路疾走，杜沁茹额间竟沁出一层薄汗。

到了公寓楼下，一阵冷风吹过，杜沁茹打了个寒战。她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不由惊异地瞪大了眼睛，位于三楼出租屋的窗口有光透出，忽明忽灭。她清楚地记得走时并未开灯。

杜沁茹心念一转，大概是颜非的父母过来了。她一口气爬上三楼，伸手摁响了门铃。

老半天没动静，趴在门上听了听，屋里明明有响声，杜沁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什么人在里面？

这是一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楼房，没有物业，也没有保安。杜沁茹壮着胆子掏出钥匙，打开了门。

屋内一片漆黑，杜沁茹摸索着开了灯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屋里就像被洗劫过一样，乱作一团。装着颜非遗物的箱子被甩到了一边，里面的物品七零八落地丢了满地。卧室也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她特意放在床头柜上那盒颜非的SD卡不见了。

杜沁茹脑袋“嗡”的一下，为什么颜非的遗物刚被送过来，家里就失窃了？小偷为什么要偷走那盒SD卡？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陶诺也赶来了，看到一片狼藉的出租屋，一脸惊愕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杜沁茹声音发抖，“家里好像来了小偷。”

陶诺急问：“丢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SD卡。”杜沁茹攥紧冰凉的手，“只有颜非那盒SD卡不见了，里外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明显是冲那盒SD卡来的。”

“要报警吗？”陶诺问。

杜沁茹摇了摇头：“一盒SD卡，连内容都不知道，报警有意义吗？”

陶诺眯起双眼：“颜非的东西一直锁在抽屉里，我今天才撬开，怎么马上就有人知道了？”

陶诺走进卧室，通向阳台的门开着，夜风呼呼地灌进来，凉飕飕的。老房子的安全设施很差，阳台没有防护栏，小偷肯定是顺着水管爬上三楼，从阳台翻进来的。

陶诺回到客厅，见杜沁茹蹲在破破烂烂的纸箱前，看着满地凌乱的物品发怔。昏黄的灯光勾勒出她单薄的身影，透着孤寂和悲伤。

陶诺莫名有些心疼，他走到杜沁茹身边，蹲下身：“这地方今晚不能住了，你还有其他地方住吗？”

“我去找家快捷酒店。”杜沁茹开始收拾地上的物品。

陶诺上前帮忙，两人很快将屋里收拾整齐。杜沁茹整理好自己的行李，两人一起出了门。

“天已经晚了，找酒店不方便，不如……”陶诺迅速组织着语言，“我表哥，就是你见过的海悦集团董事长，有一套空置的公寓，可以先借给你住段时间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杜沁茹礼貌地回绝，“颜非的身后事多亏你们帮忙，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陶诺的手机适时响起，杜沁茹听他唤了一声“云岚”。云岚，是董事长太太的名字，陶诺的表嫂。

陶诺走到一边接电话，说了什么杜沁茹听不清，可又不好不打一声招呼就走。过了一会儿，陶诺回来，径直将手机递给杜沁茹：“董事长太太有话要和你说。”

杜沁茹疑惑地看了陶诺一眼，接过手机。

“你好，杜小姐。”云岚的声音又柔软又悦耳，“我听说了失窃的事，我们有一套公寓，平常没人住，你暂时住那儿吧。不用担心麻烦我们，颜非是很优秀的员工，与陶诺还是好朋友，现在他走了，我们关心你是应该的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”

听云岚提起颜非，杜沁茹眼眶热热的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哽咽了一下，没敢说话，怕忍了一天的眼泪被云岚温柔的声音诱哄出来。

“我就在附近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找你。”云岚说着挂断了电话。

杜沁茹呆站在原地，一脸茫然，直到陶诺提议说外面冷，回屋里等，她才回过神来，又找出钥匙折返回家。

杜沁茹坐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你女朋友呢？”

“女朋友？”陶诺微微一怔，随后一脸恍然，“你说小檬啊？她才16岁，我还不至于老牛吃嫩草。她是个臆想症患者，我尝试着帮助她，却成了她的幻想对象。”

“她把你幻想成了她男朋友？”杜沁茹柳眉轻扬。

陶诺无奈苦笑：“大概是吧，她经常跟踪我，看到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就哭闹，我真是怕了她了。”

“后悔帮她了？”杜沁茹往沙发上靠了靠。

陶诺摇头：“既然决定帮她，就没有后悔的道理。只是，我现在很烦恼，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才好。她家里人想送她进精神病院，我觉得太残忍了，一直劝他们先不要送。”

“她去哪了？”

陶诺叹口气：“她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，她哥哥一路追过来，把她带走了。”

说话间，门铃声响起，云岚来了。

“动作真是迅速。”陶诺斜倚门框，漾开一张笑脸，“杜小姐就交给你了。”

云岚优雅地走向杜沁茹，鞋跟踩在红砖地板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杜沁茹忙起身，礼貌唤声“凌太太”。

云岚柔声询问：“杜小姐准备在这儿住多久？”

“过几天就回澳洲，”杜沁茹神色黯然，“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，徒增伤感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就更没有必要住酒店了。”云岚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拂面的三月春风，舒服宜人，“今晚我正好要去公寓住，我先生出差了，公寓离我上班的地方近些。我一个人住害怕，你就当是陪我吧。”

杜沁茹满怀感激，点点头，人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她再拒绝，就着实不近人情了。

陶诺抢先提起杜沁茹的行李箱下楼，行李箱十分沉重，他一个大男人提着都很费劲儿。到了楼下，他忍不住问：“这么重的箱子，你是自己提上楼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杜沁茹很随意地回应，“提不动就拖，总能拖上去。”

陶诺低声自语：“真是个神奇的人。”他能感觉出杜沁茹从骨子里透出的独立与倔强。

陶诺将行李箱放进云岚的后备厢，很绅士地为杜沁茹打开车门：“今晚

就跟着凌太太混吧，她是个很好相处的人，不用担心。”

杜沁茹卷曲的长睫毛扑闪了一下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要老说谢谢，听多了会烦的。”陶诺冲她挥挥手，“Bye - bye，睡个好觉，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的。”

“Bye - bye。”杜沁茹挥手作别。

车子启动，车窗外陶诺的身影迅速后退，直至消失。“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”杜沁茹在心底默念着这句话，一股暖流淌过心田。

公寓有人定期打扫，收拾得干净整洁。滨海市的万家灯火，都闪烁在大落地窗外的云雾里。

云岚安顿好杜沁茹，打开电视，照例收看《晚间新闻》。她是报社的编辑，收集最新资讯是她的日常工作之一。

杜沁茹洗完澡，换了睡衣走下楼时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则新闻：滨海市著名慈善家王一彪，将在他捐建的孤儿院旁边再捐建一所小学，不仅可以为孤儿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，还能帮助周边的孩子就近上学。

王一彪面对镜头，笑得脸上的肥肉都在抖动：“在人生的某个阶段，我们都将失去父母。因此，一个人在小时候失去父母不应让他们变得特殊。我试着从孤儿的角度为他们设想，我想给予他们我能想到的一切。”

“又在作秀。”云岚一脸不屑，一回头，看见身后的杜沁茹一动不动，死死盯着电视屏幕。眼中不知为何竟似带着恨意，没有一丝表情的脸更加冰冷。

“怎么啦？”看着这样的杜沁茹，云岚的心好似被人狠狠揪了一下。

“王———彪。”杜沁茹一字一顿，艰难地吐出这个名字。

“他是个很有名的慈善家，喜欢四处作秀。”云岚语带嘲讽，“尤其爱上电视，听说随身携带一把小梳子，上镜前会很仔细地梳理头发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来的？”杜沁茹对云岚的话恍若未闻，补充道，“什么时候来滨海的？”

云岚轻皱蛾眉：“你认识王一彪？好像是前两年来的，据说是到滨海旅游，喜欢上了这座城市，就留下了。”

杜沁茹僵硬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来到电视前，俯下身，似是想要看清王一彪的面部表情。她微躬着背，双手握拳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极力克制着什么。

“杜小姐，杜小姐。”云岚连唤两声，杜沁茹这才直起身来，回过头。

“怎么……”云岚刚想问什么，手机就响了，她看了一眼屏幕，嘴角泛起甜蜜的笑意，站起身向餐厅走去，“凌董事长，这么空闲？”

“我想你了，云主任。”凌峻瞻的声音带着满满的相思和爱意，“新官上任，还适应吧？”

云岚刚成为滨海都市报文体副刊中心主任。三年前，两人结婚不久，为了抽出更多时间相夫教子，她向领导请求调换部门，担任副刊编辑。最近报社新一轮中层竞聘上岗，云岚参加了竞聘。她的工作向来出色，演讲答辩都很精彩，人缘也好，民意测评分数很高，加上高层的支持，这个主任可以说当得毫无悬念。

只是，报社的文体副刊中心是个神奇的部门，与过去云岚所在的时政要闻中心截然不同。要闻中心里尽是溜须拍马，抱领导大腿之辈，副刊中心的编辑却个个自命清高。里面有小有名气的作家、诗人、漫画家，还有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和找不到女朋友的大龄剩男，个个性格古怪，游离于组织之外，开个会争着请假，见了领导直呼其名，不高兴了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领导这样一群人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，以前老主任资格老，说话还有些分量，如今云岚是部门里资历最浅的，工作自然更加难以开展了。

“等你回来再说吧。”云岚苦笑，“安心谈你的生意，我和欢欢都很好，不用担心。”

“欢欢睡了吗？”凌峻瞻的声音又柔和了几分。

“我今晚没回去，交给妈了。”云岚将杜沁茹的事告诉了凌峻瞻。

凌峻瞻笑了起来：“不错嘛，学会照顾人了。”

“别把我说得那么差劲。”云岚表示不满。

“主要是我把你照顾得太好，没给你表现的机会。”凌峻瞻依旧笑着，“好了，我还要忙一会儿。你早点休息，代我向杜小姐问好。”

云岚挂断电话，脸上还洋溢着动人的笑容。她回到客厅，见杜沁茹坐在地毯上，仰靠着沙发，两眼无神地瞪着天花板。

“怎么坐到地上去了？”

杜沁茹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地上舒服。”

短暂的沉默后，杜沁茹下定决心般说：“我暂时不回澳洲了，我想在这儿找份工作，生活一段时间。”

云岚对她突然改变主意有点意外，但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问：“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？”

“我有悉尼大学传媒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双学位。”杜沁茹说，“我想进媒体工作，以前在国外也是做相关工作的。”

“你是学传媒的啊，那我们算是同行啦。”云岚脸上现出偶遇知音的喜悦，“我们部门正好要招一个编辑，要不，我推荐你去试试？”

“你在报社工作？”杜沁茹很意外，她以为董事长夫人必定是坐在家里当阔太太的。

两人话匣子就此打开，一直聊到后半夜。临睡前，云岚一脸兴奋地说：“我明天就去向领导推荐，以你的工作经验，肯定没问题。”

第二天，云岚一大早就去上班了。杜沁茹收拾了一下，准备先去买套像样的职业装准备面试，然后再去租个房子。既然决定短时间内不走了，她总不能一直住在别人家。

“秋老虎”的威力不容小觑，杜沁茹被大太阳晒得晕晕乎乎的，身上全是汗。

她驻足在一家服装店橱窗外，看着橱窗里的新款时装，心不在焉地想着心事。橱窗的玻璃上映出她模糊的面容，瓜子脸，零乱的短发，短袖格子衬衫……突然，一张模糊的男人脸出现在橱窗玻璃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